

# 從這個島望向那個島： 參與濟州島反海軍基地運動之反思

王郁萱

The Frontiers 和平工作者

## 摘要

2007年，韓國政府選擇了濟州島的江汀村，作為美國海軍基地的建設地，引起當地居民抗爭，本文作者長期參與其中。在本文中，作者介紹抗爭運動的始末，也分析該地和平運動與轉型正義運動之間的關係，反思單一的反海軍基地行動如何才能一步步走向訴諸於普世價值的和平運動。除此之外，有鑑於美國的重返亞洲政策已迫使台灣、琉球與濟州島三個島嶼逐步地軍事化，作者倡議三島之間應建構起非武裝和平三角地帶，以聯合的和平運動對抗重返亞洲政策帶來的威脅。

## 關鍵字

濟州島、江汀村、反對海軍基地運動、非武裝和平之島運動、濟州島四三事件、重返亞洲政策

---

## 反對海軍基地運動到非武裝和平之島運動

濟州島海軍基地建設正在位於韓國濟州島南部的江汀村如火如荼進行，而該地的反對海軍基地運動也自2007年海軍基地選址於此之時相應而生，至今已邁入第八年。

然而濟州島反對海軍基地的歷史則要追溯到更早之前，因為同樣位在濟州島南方的唯美以及和順兩個村莊都曾分別在2002年以及2007年被選為海軍基地的建設地，但兩個村莊都抗爭「成功」，趕走了海軍基地。

這些失敗的經驗使海軍了解到開放、誠實的方法無法讓海軍基地進入有海

便有漁，靠海吃飯的濟州島。因此，海軍對少數江汀村村民賄絡與誘騙：先是提供免費的夏威夷之旅、承諾補償金、謊報海軍基地的實際大小，並隱藏海軍基地的本質，以「民軍複合觀光美港」之名哄騙、收買居民。

2007年4月24日，江汀村前村長在多數村民不知情的狀況下突然邀請海軍基地進駐。兩日後（4月26日），又違反七日公開宣傳的義務，進行秘密投票。約1,200名有權投票的村民中，僅87名出席會議，史無前例的以全場「拍手」通過了這個可能成為東亞第一大（美國）海軍軍港的建設案（將容納無數軍艦、航母停靠，並且在村民總數不過兩千多名的小村子內進駐八千名海軍）。

這樣的大事，多數江汀村民卻是透過媒體報導才得知。獲知事實的其他村民，立即罷免前村長，選任新村長，並於2007年8月20日在江汀村重新舉辦投票。儘管海軍試圖勸阻，仍有725名村民參與投票，680名（94%）投反對票。然而，為海軍基地全力護航的韓國政府、海軍卻力主前次「拍手」表決才是有效的結果。

雖然村民以及和平活動家盡全力抗爭，這個被唯美、和順趕跑的海軍基地最終還是落在由濟州道政府指定為「絕對保護地域」的江汀村上。本來江汀村因被劃作「絕對保護地域」，連咖啡店都不能隨意開張，被選為海軍基地建設地後，濟洲道知事、議會立刻移除了江汀村「絕對保護地域」之地位。

在這許多知法犯法、以法護法的過程當中，江汀村居民幾乎用盡所有軟性與硬性抗爭手段，試圖扭轉村子的命運。然而在國家機器派駐大量警力，並以起訴、逮捕、監禁等手段造成寒蟬效應、課予過重的罰金、打壓抗爭財源、海軍警察保全暴力相向、國際人權鬥士遭驅逐出境或禁止入境等各式各樣的鎮壓手段的護航下，工程終究開始動工。

「江汀村」字面上的意義指「水的村莊」，因此區豐沛的水資源（湧泉水、河水）而得名。水源豐沛的江汀村在火山噴發所形成的濟州島上實屬難得，素有「一江汀」之稱號。江汀村的淡水為島上南方居民提供了約七成的水源。而江汀村的近海，更是寶庫，韓國70%的水中生物就生長在此區域，也是地球上最大最壯觀的溫帶珊瑚林之一，被指定為韓國第442號天然紀念物。自2002年起，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也將此片海域劃作「生物圈保留區」，是韓

國唯一的「海上」生物圈保留區。江汀村特優的自然環境突顯出海軍基地選擇在江汀村實在是兩次選址挫敗後，走投無路下的下下之策。江汀村村民為了守護自己的家園而奮起的行動，再加上來自韓國國內與國際和平運動家許多啟發性的非暴力抗爭受到注目並讓人同情。

但看著濟州島海軍基地選址歷史像是在踢皮球一般，被這村、那村彼此踢來踢去，最後在國家暴力的介入下終於使江汀村沉沒為海軍基地之村，而濟州島也淪為軍事基地之島。然而濟州島島民對於海軍基地問題相對冷漠的態度，讓人憂慮島民並未從根本檢視海軍基地建設之議題。而江汀村的反海軍基地運動是否能真正跳脫「鄰避(NIMBY)效應」，轉化為名符其實的「和平運動」呢？

不幸中的大幸是，在這八年間為了保護家園、傳統、自然的一些江汀村村民，得以從自身的苦痛經驗出發並學習，而自心底深處發出如是怒吼：江汀村必須成為「生命與和平的江汀村」，而濟州島則應該成為真正的「世界和平之島」、一個名符其實的「非武裝和平之島」。軍港既不應荼毒自己的村莊，也不能再傷害此島的任何一個村莊了。這樣的認知，使江汀村的反海軍基地運動能夠另闢新路，提升並擴大其關心領域到整個濟州島的軍事化議題，同時發起運動，主張將整個濟州島劃作「非武裝和平之島」。

## 由濟州島四三事件到「世界和平之島」

「世界和平之島」這樣的稱呼並非由江汀村村民最先喊出，而是由曾帶給濟州島民深深苦痛與創傷的「四三大屠殺」歷史在經歷轉型正義的過程中創造出的禮物。四三事件長久以來鮮為人知。因為在過去，任何人若提起四三屠殺事件，很可能會導致入獄、受虐，或被貼上共產黨人標籤，而遭整個社會歧視。這段恐怖記憶就這樣被韓國歷任政府系統性地緘默，直到2000年金大中總統任內制定了四三特別法，對四三事件展開調查；2003年，前總統盧武鉉首度以國家元首的身份公開為屠殺事件道歉；2005年，在「和解」和「共生」的精神下，進而將濟州島設為「世界和平之島」。

然而濟州島邁向軍事化的腳步卻諷刺地幾乎與四三平反進程同時進行，由此不難發現「濟州海軍基地建設」與「世界和平之島」被看作互不相關、互不

違反的兩件事。雖然遺憾，卻尖銳地透露針對四三歷史所做的轉型正義有其侷限。也就是說，以四三事件為主軸所進行的轉型正義，很可惜地未能彰顯濟州島在歷史、現在與未來的苦痛全貌。

在濟州海軍基地不顧程序正義選址的過程中，國家暴力罔顧法律，強行在江汀村動工，並以造成環境不可逆破壞的既成事實，以求擊破村民的抗爭意志。尋求自決且透明的民主過程，以及為延續數百年來和平生活之權利起而抗爭的江汀村民，被抹黑為「支持北韓的垃圾」，受到國家機器無情的鎮壓，使江汀村又再次籠罩在如同四三事件時的「赤色恐怖」氛圍中。許多人因此強調江汀村正是四三事件的重演：透過歷史傷痛與當前情況的兩相對照，在濟州島反海軍基地運動上，江汀村居民以現代版的四三受害者角色批判國家暴力。四三事件遺緒、國家暴力受害者角色，一直以來都作為江汀村反海軍基地運動的主軸。而初期的抗爭運動，對正義與和平的追求也多半侷限在四三事件。軍事基地作為戰爭基地的本質，以及反對海軍基地運動作為反戰和平運動的本質，反而較少受到彰顯。

但事實上，濟州島四三事件歷史，也與二戰前作為日本殖民地之歷史、二戰後延續的冷戰歷史相關聯，將四三歷史放到殖民戰爭歷史的延長線上觀看時，我們至少可以看到：「濟州島在日治時期曾經歷過的軍事化歷史」、「濟州島在二戰後隨著美國勢力進入東亞、冷戰格局形成以及東亞再武裝化的過程中引爆的四三屠殺事件歷史」，到目前「在美國重返亞洲政策下，引發的一連串島嶼軍事化效應下，被稱作四三事件重演的江汀村反海軍基地抗爭的現在進行式」這幾個部分。由此，濟州島因四三事件的反省而成為世界和平之島的同時，卻成為軍事之島這一事實，幾乎說明了四三事件並未在戰爭史的延長線上被反省，而只是在時間上被斷層性地、在本質上被片面地反省。而在地理上，四三事件也不應只在濟州島或者韓國的框架下觀看，最起碼也應該在東亞的範圍下予以省察。

而在這相同的脈絡、體系以及地理位置下，不難發現與濟州島共命不共運的還有同樣身為東亞島嶼的沖繩與台灣。

## 從這個島望向那個島

沖繩、濟州、台灣皆為東亞島嶼。十九世紀末，台灣、沖繩與包含濟州島的韓國分別在日本帝國拓展過程中被納入版圖而殖民，且成為日本帝國擴張的跳板，因而共同經歷了島嶼軍事化的歷史。尤其在二次世界大戰末期，在預期美國同盟軍隊的進攻下，日本帝國進一步強化這些島嶼的軍備，將這些邊陲小島捲入戰爭，使其成為保護「權力中心」的前線地帶。這為沖繩帶來災難性的地面戰，幾乎使島嶼全毀；也為台灣帶來了多人死傷的空襲。當時的濟州島，如同日本在沖繩與台灣加強軍事防禦的狀況一樣，透過強迫勞動的方式，相當程度地加強了濟州島的軍事化，使濟州島也幾乎成為攻擊標的。但在沖繩地面戰發生後，濟州島幸運地免於一劫，沒有發生戰事。

戰後，美國接收日本帝國在東亞殖民的勢力。沖繩、濟州與台灣被納入了美國的冷戰防衛線，面臨了相同或相似以及相連的命運。為了構築這個冷戰防衛線，沖繩在戰後直接由美軍政府統治，大片土地淪為美軍基地。經過長期的抗爭追求終止「戰爭狀態」，並同復歸和平憲法的沖繩，終於在 1972 年，在中美關係邁向正常化的腳步中復歸日本。然而復歸後的沖繩，並未擺脫美軍基地，因位於本土的軍事基地也移往沖繩的關係，負荷反而增加，沖繩成為美日安保體制下的犧牲地。（佔日本國土僅 0.6% 的沖繩卻承載了在日美軍 75% 的專用基地）

戰後冷戰時期濟州（韓國）與台灣同樣為美國盟友，而擁有美軍基地，但並不像沖繩居民直接受到美軍的統治。此點也不能說是幸運，因為當時的濟州島與台灣都遭受到由美國扶植的軍事開發獨裁政府統治：這些軍事獨裁政權在濟州島製造了恐怖的戰爭：即四三屠殺；台灣則經歷了二二八屠殺，以及國民黨政府長期的白色恐怖統治。同樣的 1972 年，在冷戰結束後的後冷戰時期，中華民國（台灣）被趕出聯合國，面臨亡國危機；1979 年在美國的台灣遊說團以「中國威脅論」為由，催生了《臺灣關係法》，是以，台灣和美國的經濟軍事關係至今都未斷絕。這裡所說的軍事關係是指美國提供台灣武器（軍售）以及台灣有事時美國將提供防衛的無形口頭承諾。台灣仍在美國的雨傘下生存，並在美國和中國的軍事競爭和平衡中間，享受著痛苦的「和平」。

而今東亞局勢由於美國的「重返亞洲」政策（2020年前美國將把海軍軍力的60%集中佈署於亞洲地區），刺激中國加強中俄軍事同盟，增加軍費，並對主權爭端採取更積極介入的態度。這樣的情況讓整個東亞地區顯得戰雲密布。沖繩、濟州島與台灣也因此共同面臨新一波的軍事化衝擊：在沖繩，邊野古新基地建設案、沖繩高江村直升機停機坪建設案、沖繩縣與那國島新建雷達基地並進駐自衛隊；在濟州島，江汀村海軍基地建設案；在台灣，2007年美國對台軍售愛國者飛彈升級系統，2012年11月新添購的長程預警雷達於新竹樂山雷達基地開始服役，（新竹樂山基地自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並連帶使美國在香港的雷達基地失去功效後，為了偵測大陸與北韓飛彈動態，國軍／美國便在新竹樂山基地部署「鋪爪」（Pave Paws）長程預警雷達），據報導新竹樂山基地的軍事情報與美國共享。2009年美國在內湖買了大片土地，並開始動工建設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有傳聞說美國海軍陸戰隊將進駐此處。

在美國重返亞洲策略所引發的這一波軍事化衝擊下，在沖繩與濟州島都激發起新一波的抗爭與和平運動；在台灣，卻僅有極少極少的人抗議美國的重返亞洲策略。然而這不代表這段時間，台灣的市民社會一片沉寂，相反的台灣市民社會也經歷了一波波震撼全台的抗爭運動：服貿所引發的太陽花運動。

從這個島望向那個島，沖繩與濟州島在極相似的抗爭議題與性質下，已慢慢建立起穩固的跨島嶼間的和平國際連帶關係，對彼此的和平運動加以聲援，甚至共同懷抱建立非武裝和平之島的遠景。反觀台灣，在太陽花運動向國際發聲、與世界接軌這樣的努力下，卻沒能與韓日、濟州沖繩的和平運動接軌。在濟州沖繩風起雲湧的反戰反基地抗爭運動想要踏入台灣的市民社會，卻也面臨不知應與誰牽手的窘境。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台灣發生太陽花運動時，以及在香港發生雨傘革命時，港台兩岸相互聲援的情況。從台灣人民甚至總統對港人爭取民主的大力聲援，可見中國因素在台灣市民社會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美國因素目前在台灣似乎仍無法激起這樣大的社會力量。

從台灣望向濟州島與沖繩，我不確定，在台灣有多少人曾認真思考過軍事基地存在的本質。台灣在東亞反共戰線中一直被稱為不沉的航空母艦。小小的台灣擁有六個軍用機場。若把小型或者與商用機場共用的數目加總的話，在台

灣本島與離島共有十八個軍用機場。我們擁有十個海軍基地，十八個陸軍基地。澎湖、金門島嶼相當大部分是國軍所占領。這些軍事基地和設施幾乎都是在白色恐怖時代以非民主的手段所建。在此過程中，令人意外地並未激發大型的社會運動。在環境層面上，不須多想也可知道，在台的軍事基地內所使用的燃料與化學物質當然汙染了大海與環境，例如在越南戰爭中被使用的「澄劑」(Agent Orange)。但是台灣社會卻鮮少有人民因為軍事基地的運作而受害的報導。台灣人民不是太習慣軍事化的台灣，就是對於台灣的軍事化狀態不清不楚。

若台灣市民社會學習、了解到沖繩與濟州島的軍事化問題對當地人民的生命、傳統、環境、自由與民主所帶來的傷害，我相信台灣社會會加以同情，但是有多少人會因此發現依賴美日安保存存在的中華民國台灣在東亞反美軍基地運動上所不得不面對的尷尬處境？發現後，台灣又該如何自處呢？而從沖繩、濟州島望向台灣，兩島居民對於長期以來既不統也不獨又不和平的台灣島的情況與埋在台灣人民心中長期的苦痛與焦慮又了解多少呢？

### 創造濟州、沖繩、台灣非武裝和平三角地帶

台灣、沖繩以及濟州島彼此之間的語言、文化、風俗雖然都不盡相同，但同樣身為東亞的島嶼，在東亞各國的衝突歷史上，分別受到中、日、韓三國中央集權的巨大影響，而相當程度地喪失了身為島嶼的自覺；在歷史教育上，也以中、日、韓的國界區分，使得歷史教育像是中、日、韓的愛國教育。當台灣、沖繩以及濟州島透過教育分別被拉向中、日、韓三國中心而失去對自身島嶼的關愛之心時，台灣、沖繩以及濟州島彼此之間的隔閡便更加擴大，這樣的情況也加深島嶼的孤立感，並喪失島嶼的自信，使島嶼在所有面向依附大陸，誤把所謂國家安保當作島嶼的保障。地理上夾在中、日、韓三國之間的三個島嶼，很容易的選擇了軍事化的不歸路。

台灣、沖繩以及濟州島的島民們、甚至社運者彼此之間雖然可能存在著不了解與認知差距，但是我相信一個跨越時間、空間都能在道德上站得住腳的為了生命、正義與和平的社會運動，終究能夠突破國界、隔閡與藩籬，締造出跨越國境的人民連帶。而顯然，找出能夠超越中、日、韓三國紛爭的道路，台灣、沖繩以及濟州島島民才能夠開闢超越統獨與軍事化議題的難關。

反軍事基地運動必須超越鄰避效應的限制，成為全島、全國、全人類在道德上共同認同的和平運動，才能突破孤立，並貫穿時間，超越個人的有限生命。因此當我們在濟州島發起非武裝和平之島運動時，有鑑於島嶼間、國際間也存在的鄰避效應，單獨踏上非武裝和平之島運動之路，既不可能也不合理。在東亞的範疇下，我們特別號召濟州、沖繩與台灣共同推動非武裝和平之島運動。若三個島嶼能共同宣布成為非武裝和平之島，我們才能有更厚實的立場，在軍事演習日益頻繁的東亞海上創造和平之海，並進一步將三個島嶼之間的陸海空領域皆劃為非武裝地帶。和平三角這樣的發言在今日或許像是天方夜譚，但卻是領土與歷史紛爭不斷、彼此仇恨分裂的東亞人民重新結合的一條路。



# From One Island to Another: Reflections on the Jeju Anti-naval base Movement

Emily Wang

The Frontiers Peace Activist

## Abstract

Since 2007, Ganjeon village, located on the southern coast of Jeju island, has been designated as the site for a US naval base by the Korean government. Villagers, however, are greatly unhappy with the project and have staged rallies to stop construction. This article describes the anti-naval base movement in Jeju and analyzes how it has gradually approached the universal values of the peace movement. Meanwhile, due to the US strategy of rebalancing towards Asia, Taiwan, Okinawa and Jeju have been forced to militarize. This article suggests that these three islands should launch a peace campaign to build a demilitarized Triangle to reduce military threats caused by the strategy of rebalancing towards Asia.

## Keywords

Jeju Island, Gangjeong village, the anti-naval base movement in Jeju, nonviolent resistance on Peace Island (Korea), Jeju Uprising, strategy of rebalancing towards Asia